

◇两代风景

小时候,大年三十,我破例可以“玩”到很晚,平日吃不到的糖果花生和瓜子等等,会摆满我的床头,甚至在我试探着说:“我是不是可以今晚不睡觉?”爸妈也是非常宽容又和风细雨地说:“当然可以,只要你不困。”而我哪怕前面说的是多么兴致高昂精神抖擞,还没到晚上12点,我的上下眼皮已经打架了,很快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。这一觉,我能睡到大中午。但我很快饿了,因为我闻到了一股空气中散发的浓浓鸡汤香味。

我下楼。那个时候,崇明岛的农家已经盖了两层小楼。母亲看到我,说,喝鸡汤吧。母亲掀开灶台上的大锅盖,锅里的水冒着浓浓的热

气。大锅中间悬置着一个小锅,里面是蒸出的鸡汤。母亲又掀开了小锅盖,漫溢而出的是香喷喷的鸡汤味。在我洗漱完毕,母亲已经给我倒了一大碗的鸡汤,汤面上一片金黄,还冒着浓浓的热气。我原本想说,凉一会儿再喝。母亲期盼的眼神看着我,说,喝呀,这个大补,你太瘦了。我瘦吗?好像我确实比同龄的孩子要瘦一些,也矮一些。那时瘦和矮,是大人对孩子身体最操心的一个方向。我捧起碗,猛地喝了一大口,有点油腻,还淡而无味。这是不能放盐的。母亲说这个鸡汤,淡的才营养丰富。我喝完了这一大碗,母亲很快又倒了第二碗,她还看了眼小锅里,说,还可

以倒一碗,你抓紧喝,喝完就可以吃鸡肉了。我连喝了三大碗的鸡汤,终于打起饱嗝。母亲已经切好了鸡肉,以往看起来闪着油光的鸡肉,这次是干干的。我摇头说,不好吃。母亲说,当然了,这鸡肉的精华都在鸡汤里了。

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鸡汤真的可以补到营养,我后来确实长高了,也没那么瘦了。

这些鸡,都是母亲上一年买的小公鸡,平时散养着,已经有两斤重了。母亲说:“这是大补的新鸡。”母亲习惯把这养了一年左右的鸡,叫新鸡。

时光缓缓地流逝,过年吃鸡汤的传统倒是一直没变。只不过喝鸡汤的人,变成了我

[上海]崔立

女儿。我女儿不喜欢喝这个鸡汤,她第一次喝的时候,是皱着眉头的,说,奶奶,这个鸡汤太油了。喝了两口,她又说,哎呀,太淡了,不放盐的吗?好说歹说的,才让她喝了一碗,剩下的两碗,她怎么也不愿意喝。

母亲让我喝,女儿又不愿意了,说,不行不行,这个鸡汤不能爸爸喝,爸爸太胖了。

最终,拗不过女儿的坚持,父亲母亲一人一碗,他们几乎是一口气喝完了鸡汤。看着他们喝完,女儿朝我狡黠地眨了下眼睛,我像醍醐灌顶般地,醒悟到了什么:多少年来,鸡汤一直是儿孙辈喝,这还是父母第一次喝鸡汤呀。

我的脸突然一阵发烫。

◇尘世写真

松弛的必要

[河南]乔凯凯

早上出门,见天色阴沉,我便随手从门后取了一把伞。中午果然下了雨,我撑着雨伞和同事一起去吃饭。

“哥,这把伞挺结实呀,每次下雨你打的都是这把伞。”同事随口说道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我仔细一想,这把伞确实用了很长时间,好像是前年夏天买的,已经陪伴我走过四季了呢。要知道在以前,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——那时候我经常丢伞,一把伞能用一个月就算好的了。

因为考虑到遮阳和避雨,每次买伞我都精心挑选,价格贵一点没关系,关键质量得好,也要自己喜欢。出门携带,我专门放在包里,就怕不小心弄丢。但很奇怪,越是珍视,用得越不长久,几次之后就找不到了,不知道落在了哪里。后来一次雨天,在路边小店花十来块钱买了一把伞,应急嘛,也没讲究样式和图案,不过用起来倒也方便,就一直在用,没想到竟一下用了这么长时间。

我笑着摇头,当初花大价钱、费尽心思想要保护好的贵伞,转瞬即逝;这把被我当作“一次性”的便宜伞,最后却不离不弃。这事儿想想还挺有意思的,那些我们在生活中拼尽全力想要抓住的东西,不管是一份在意的关系,还是一个执着的目标,越是小心翼翼、患得患失,越容易因为过度紧张而搞砸,最后眼睁睁看着它离自己远去。那些我们没太放在心上的人和事,因为相处时没有压力,反倒能日久天长,一直陪伴在身边。

[河南]张君燕

老师傅这话,让我久久回味。这多像人生,没有谁的轨迹是预设好的坦途,那些看似意外的“裂痕”,或许正是生命变得丰盈的契机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闲情偶寄

新购得一只汝窑茶杯,是网购来的小欢喜。素坯天青,釉面温润得像江南的烟雨。

简单冲洗过后,注入滚烫的沸水。几声清脆的轻响,像初春冰面开裂的动静,又像檐角的冰棱悄悄融化时的轻颤。我屏息听着这细碎的声响,原来开片,是这般生动的模样。

后来才知,开片本是古瓷烧制时的一处“缺憾”。窑火之中,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,出窑冷却时,釉面便生出

细密的纹路,如蛛网,似冰裂,若牛毛。古时匠人或许曾为这意料之外的纹路蹙眉,可时光流转,这份不完美,成了汝瓷最动人的风骨。

汝瓷的开片,种类繁多。若是按形态划分,有直开片与斜开片之别。那些细细密密如蟹爪游走、如牛毛披散、如雨点洒落、如蛛网交织的纹路,都归在直开片的麾下;而冰裂纹的清冽、鱼鳞纹的层叠,这般带着错落立体感的,则是斜开片的手笔。

开片听茶

不日,有幸拜访了一位守着窑口的老师傅。老师傅的工作室里,摆满了各式汝瓷,天青、粉青、月白,件件都带着温润的光泽。闲聊间说起我那只“唱歌”的茶杯,老师傅笑了,说这开片啊,不止是窑火的馈赠,更是人与瓷的缘分。他说古时有藏家,养一只汝瓷碗,日日以茶汤浇灌,十年光阴过去,碗上的牛毛纹竟如金丝篆刻,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致。

“好的汝瓷,是要养的。”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 彩
为他们的生活添

